

永远的生命印记

□ 赵纯杰

“八一”建军节,我忍不住一次次拿出那尘封的相册,轻轻打开,无数年轻的面庞隔着长长的岁月向我微笑。战友情,兄弟谊,青春与热血,回忆与感慨扑面而来。

人的一生,会有很多种身份,父母的孩子,子女的父母,另一半的爱人,企业的员工……但对于曾为军人的我们来说,我相信没有任何一种身份会如“铁道兵”一样让人回味,令人难忘。当岁月悄然转动不息的年轮,当转身的背影渐渐模糊于岁月深处,梦中,我依然会一次次被军歌唤醒,心中,依然有着对部队深深的眷恋。“铁道兵”这三个字如同烙印,早已深深烙入我的生命。

直至今日,我依然记得刚穿上铁道兵军服,用尚显稚嫩的声音喊出“时刻准备着,随时准备为祖国为人民牺牲一切”的光荣和热血。几年的从军时间不长,但却弥足珍贵,因为军队的历练让我受益一生。仍记得,当我们接到命令需要集体脱下军装的那一刻,许多人都流下了依依不舍的眼泪。那群铁血男

儿,在转战南北满脚水泡时没有掉过泪,在翻山越岭双手血肉模糊时没有掉过泪,在负重行军无数次跌倒时没有喊过累,却在脱下军装的那一刻泣不成声。虽然时光荏苒,我们永远不会忘却那一幕幕感动天地的战斗场景,一个个功勋卓著的英雄集体,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,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,从浩瀚的蒙古草原到郁郁葱葱的南粤大地,无数战友用生与死编织的人生故事,跨越时空,长存天地,也时刻提醒我们,无论身在何地、身处何位,军人的使命与责任、光荣与担当都要记在心头。一日为兵,一生军魂,军人属于祖国,军人与使命同在。

与其他军队“不是在打仗,就是在准备打仗”相比,铁道兵从成立那日起,就有着特殊的使命。战争年代,我们千难万险开辟“运输线”,保障“生命线”的畅通,和平年代,我们众志成城描绘“经济线”,保障“大动脉”的畅通。虽然我们的武器是铁锹、洋镐,却是和平时期解放军序列里伤亡最多的兵种之一。每

一条新建线路都是战士们用血肉之躯铸建起来的,将士们用移山倒海的气势,无畏牺牲的壮举,用留给后代的一个个跨世纪精品工程,昭示人们:历史上曾有这样一群军人。

“钻山洞,下河流,战严寒,斗酷暑”,今天的中国铁建人,不再有兵的身份,但重复的是与铁道兵同样的动作,新一代中国铁建人,不再有兵的经历,却分明有着兵的意志。因为“志在四方,艰苦奋斗”“逢山凿路,遇水架桥”的铁道兵精神早已融入中国铁建人的血脉,融汇在企业文化和点滴行动中。

就在不久前,我看到一篇曾经的“学生娃”、如今的中国铁建人写的一篇文章:这是你恨了一万遍的工地,也是你爱了一万+1遍的工地,是我选择,百折不挠,时至今日,热血难凉。

那一刻,屏幕前的老兵绽开笑颜,一如当初入伍经过第一关考验时,老班长眼中的欣慰和欣喜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五局五公司

父亲的珍藏

□ 王绪艳

“背上了那个行装,扛起那个枪,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,同志们,你要问我到哪里去?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……”每当听到这首豪情壮志的歌,我就会情不自禁想到我的铁道兵父亲。

褪色的军挎包

在父母家墙壁上,至今还挂着一个褪了色的军用挎包,它跟随我们全家从北京大兴芦城20平方米的单间,到怀柔庙城两层楼小单间,再到现如今90平方米单位分的楼房,这一挂就是整整35年。经过30多年的洗刷和日晒,挎包早已泛白,但父亲依旧珍惜它。将它刷洗得干干净净,里边再放两个卫生球,生怕因保存不当而生虫损坏,每年夏季还要拿出来晾一晾。

依稀记得,父亲一年回一次家,有时过年也不回家。父亲回来,家里就像过年一样热闹,母亲会多准备几个好菜,父亲会给我辅导作业。然而,父亲终究是要回项目部的,临走时,父亲总会买很多好吃的,黑色巧克力、白色巧克力……一股脑放进绿色挎包。母亲把包挂在墙上,每天分给我和弟弟一人一块。那装满礼物,让我们又惊喜又开心的挎包,记录着父亲的战斗轨迹,也承载了我们对父亲的记忆。

婚礼上的军装

2013年4月17日,我婚礼前一天晚上,父亲从卧室搬出一个大木箱,样式极其简单,即使前前后后搬了很多次,父亲却一直珍藏着。木箱总是上着锁,里面装了什么,谁也不说。这么一想,我忍不住一阵窃喜,莫非父亲收藏了什么传家宝?

打开箱子,是一件泛旧的绿军装。第二天,平平整整的

绿军装,一个褶子都没有,父亲在婚礼现场格外帅气。

从河南河北、山东山西,到湖南湖北、广东广西,再辗转内蒙古甘肃、宁夏西藏,父亲一生脚正跟紧,脚步遍布大江南北。父亲总说和铁路打了一辈子交道,早把中国铁建当成了自己的家。

“光荣之家”牌匾

今年腊月二十八,接到母亲的电话,说社区的同志到家里挂上了“光荣之家”牌匾。这可把父亲高兴坏了,只要家里有亲戚朋友来采访,他就会特意把朋友带到家门口感慨一番,“这是国家给我们的荣誉和认可,这块光荣牌分量很重,既是‘金’字牌,又是榜样牌,我们家每个人的每一举一动,一言一行都要配得上这个称号和荣誉。”我可以感受到,这块牌匾对于他这位已经退休35年的老铁道兵来说,除了光荣,还意味着“不忘初心”的责任与担当。

回首30余载,和父亲的交谈屈指可数,以前是他常年不在家,现在是我流动在外。退休后,他总是坐在母亲身边“偷听”我们的通话内容。父亲极少夸我,听到我的好消息,他总是安静地坐在一旁不出声。偶尔听见牢骚、抱怨,父亲总会第一时间抢过电话:“闺女,你在公司一定要听指挥、守纪律,回馈组织对你的培养和信任……”

尽管脱下军装已35载,在生活中也总能找到那段不平凡岁月留下的痕迹。父亲的被子总是叠得有棱有角像块切糕,就连我结婚的被褥也是由他亲手缝制,一针一线间,彰显出一名老铁道兵的从容严谨。如今,已退休在家的他每天6点不到就起来晨跑,下午坚持做几组俯卧撑,有空时常翻看年轻时获得的荣誉证书和奖章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六局四公司

伟大的纪念

□ 董慧慧

从南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至今,已经整整92年,近一个世纪的花开花落,不断改变着中华大地的容颜。旧时代已远去,新时代在发展。但每年的八月一日这一天,总有无数中国人魂牵梦绕。人们不会忘记,这伟大的纪念!

小时候,父亲总爱轻哼《我是一个兵》,“我是一个兵,爱国爱人民,革命战争考验了我,立场更坚定……”

每每我困惑地发问:军人是什么?父亲总会认真地回答:他们保家卫国,是一群可敬的英雄。这是我对我军最初的印象。

后来,在电视还没有普及的年代,我第一次在下乡放映的电影中观看《闪闪的红星》,当跟我年龄相仿的潘冬子拿出无比珍视的红星时,我的目光被牢牢锁住,那颗闪闪的红星就一直闪耀在我心间,激起了我长大后当兵的强烈愿望。

该有多大的幸运,才能身穿戎装,端起枪。我终究因为身高、视力等原因,未能如愿以偿。然而,对于军人,我的认识却越来越清晰。电视荧屏里,经典形象深入人心;阅兵仪式上,飒爽英姿令人赞叹;飘扬军旗下,忠诚卫士无处不在。

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,对于军人,我曾一度感到欣羡和遗憾,直到我参加工作,成为一名铁道兵继承人,我对军人的感情得到彻底升华。

在铁道兵纪念馆里,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重走先辈的峥嵘岁月。它诞生于1948年,撤销于1984年,经历了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、和平建设等历史时期,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的战斗序列中,一支承担着特殊使命,战功赫赫的英雄部队。

我又是无比幸运的,于今生遇到铁道兵,成为筑路的中国铁建人。

中国铁建人志在四方,以使命为“军令”。每一次接受祖国的召唤,我们就向远方开拓。踏过千山万水,从茂密的南方深山到干旱的大漠戈壁,自然原始的美总会扮靓我们枯燥的筑路旅程。逢山凿路,遇水架桥,即使再偏远,祖国也会将交通触角延伸到千家万户,让人们走出去,让进步走进来。

中国铁建人爱岗敬业,以忠诚铸“军魂”。风餐露宿,沐雨栉风,虽常常受到环境和技术的挑战,但从不退却。不畏酷暑,不惧严寒,告别手扛肩抬、机械简单的年代,如今我们与大国重器为伴,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每一场战斗,大桥合龙、隧道贯通都为筑路征程留下最美的注脚。

中国铁建人奋勇向前,用汗水写“军功”。每一个隐蔽在远山的项目驻地,总会飘扬起两面旗帜,红色的国旗,蓝色的中国铁建旗,山风总会过多地青睐它们,迎风飘扬像筑路人奋勇向前的身姿。当你惊喜地发现火车车头增加到“K”“T”“Z”“D”“G”等,高铁速度征服全世界,中国路成为中国新名片,而此时,中国铁建人就会默默隐退,流转到下一个战场。

瀚海苍茫,其涌汤汤,不辞涓滴,遂成汪洋;铁路纵横,其势莽莽,不弃尺寸,织就辉煌。“再读《铁道兵赋》,心潮澎湃,泪已决堤。

百年征程,回眸望,熠熠闪光。红色基因,永流传,再创辉煌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四局二公司



共和国卫士

李正东 摄

我的铁道兵父亲

□ 王东元

我的父亲名叫王文武,是个老铁道兵。20岁那年,他应征入伍,先后在铁三师十一团和十四团服役,当过战士、文书、班长、排长、营部书记、连政治指导员等等,兵改工后又在公司先后从事计划生育和工会工作,履历可谓丰富。2012年底,父亲光荣退休。

我小的时候,父亲经常不在家,有时候是一两个月,有时候是半年。可每当工作回来,饭后的时光,他都会把我抱在腿上,讲铁道兵的故事。让他最难忘的是他曾经差一点上阵杀敌。

那是1978年,父亲当兵的第三年,部队转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,接到修建伊敏铁路专线的任务。1979年,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,前方战斗异常激烈,后方战备训练更加艰苦。他所在的铁道兵三师十一团,在施工的同时也要进行战备训练。那时,战士们穿着私人物品的小背包都写好了邮寄地址,如果不幸牺牲,部队会代邮给

其家人。

父亲说,当时他和战友都已经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。一方面,想到可能会战死沙场,再也见不到家人,心情异常沉重;另一方面,想到作为一名军人,有机会上阵杀敌,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热血和生命,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。不久,前方传来消息,我取得了自卫反击战决定性胜利,父亲所在的部队也就随之解除了紧急战备状态。这是他一生中最高兴和难忘的经历。

每次讲起铁道兵的故事,父亲的眼中都闪烁着亮光。他说,作为铁道兵的一员,从入伍的那一天起,他就立志做一名“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”的英勇战士。由于表现突出,父亲多次受到上级的认可和重用。他说这是作为一名军人,最值得骄傲的人生经历。

1984年兵改工后,父亲服从组织安排,多次转换岗位。无论在哪个岗位,他都兢兢业业,恪尽职

守。从长白山麓到呼伦贝尔草原,从少数民族地区到高寒林区,都留下了他和战友辛勤的汗水和坚实的足迹。

父亲有个爱好,每到一处都会拍照留念。在家,他总会翻着厚厚的影集,指着上面的照片告诉我,这是爸爸工作过的地方,并绘声绘色地给我讲当地的风土人情。通过影集,我小小年纪就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
2012年父亲退休后,仍关心着公司的发展,不仅积极参加公司活动,还热心于公益事业。在我眼里,父亲还很年轻,是一个对国家、对企业、对生活都满腔热忱的人。

也是受他的感召,当年填报高考志愿时,我毅然选择了土木工程专业,毕业后子承父业成为一名“铁二代”。我希望自己不负父亲所望,能够将铁道兵精神传承下去,做一名新长征路上合格的“兵”。

作者单位:中国铁建大桥局四公司

铁道兵印象

□ 张雷

2012年,刚刚经历高考洗礼的我懵懂地踏进了石家庄铁道大学的大门。作为曾经的铁道兵“黄埔军校”,历史的影子依旧留在学校的每个角落。神圣的开元楼,庄严的“八零广场”,“铁道兵”号火车头……融入学校发展灵魂里的铁道兵精神,成为我们前行的指明灯和力量源泉。“为钢铁长城铺就大地,我们志在千山万水中。”高唱校歌,我们走遍祖国的五湖四海,踏上了筑路人的征程。

参加工作以后,我接触到许多老铁道兵,他们坚守奉献、无私无畏的精神,更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坚守初心的动力。甘肃敦煌茫茫戈壁的无人区里,当金山隧道的施工现场,老铁道兵陈风标总是第一个上班,最后一个离开,忍着病痛指挥洞内施工,他说:“我这这么大年纪依旧坚守在戈壁,就是要为年轻人树起一面旗帜。”拉林线上,高寒缺氧,老铁道兵梁正兴三上高原,为了物资材料跑遍西藏林芝的大小县城……像他们一样的老铁道兵,依旧奋战在企业改革发展的前沿。

作为铁道兵精神的继承者,我们会沿着前辈的脚步,继续阔步前行……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七局五公司

传承

□ 段菁兰

那一年,您下军装,您似宝珍藏,艰苦奋斗,志在四方,镌刻在您的骨子里,流淌在您的血液中。

那一年,您拉起队伍搞产业,

队伍还是当兵管,口号依旧:“流血流汗不流泪,掉皮掉肉不掉队。”

闯市场,谋发展,在建筑市场的熔炉里提炼;抓安全,重质量,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洋火;创效益,树信誉,

在适者生存的现实中发蓝。

千锤百炼,将“中国铁建”,锻造无坚不摧的利剑。栉风沐雨,把工程管理,营造成无往不利的事业。创作出一座座凝固的艺术,建造起一个个历史的坐标,

谱写了一首首立体的诗歌。这是实力与品牌的融合,激情与奋斗的碰撞,经典与永恒的携手。

如今,岁月漂染出满头白发,您的身子骨不再硬朗。逢山凿路,遇水架桥,您总是忆起过往峥嵘岁月。

脱下军装,换上工装,您也曾一遍遍告诉我们,告别军旅,您依然是个兵,我想说,父亲,请您放心!“铁二代”满怀豪情斗志昂扬,军魂永铸,我们依旧站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!作者单位:中铁十八局四公司

八一赞歌

□ 张亚伦

号角声声高朋满,军歌嘹亮今夏荷,情深意浓今笙歌,婉齐风鲁韵今孕高谈。

“八一”的枪响,纷飞的年月,青春的热血

在这一天静静绽放,青涩的脸庞,写满时光,青春路上,尽头是梦想。

迎着朝阳,走进工地

在机械轰鸣声中,凝神远望、呵护守望

在呵护守望中,一点一点成长,在呵护守望中,变得日益坚强,最美的歌

是这一曲八一赞歌,响彻铁建大军奋进的路上,在狂风骤雨中重生

欢笑、泪水,那些奋斗过的痕迹,在嘹亮军歌里,书写荣光

在这清风徐来的季节,伸开布满硬茧的双手,刨开冰天雪地下的土壤,亲吻大地,拥抱阳光,聆听脚下拔节的声音,和那和煦的阳光,绿色的光芒,作者单位:中铁十四局